

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21年3月28日 星期日 第872期 |

新民晚报

| 本版编辑: 殷健灵 视觉设计: 戚黎明 编辑邮箱: wup@xmwb.com.cn

9

乐黛云

乐黛云

愿把中国文学带到世界各地

舒晋瑜

先生相携一生
与老伴、国学泰斗汤一介



《九十年沧桑: 我的文学之路》书影

回顾自己的人生,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者乐黛云说, 一生中有三个最重要的选择: 第一是选择了教师的职业, 第二是选择了终身从事文学和文学研究, 第三是选择了老伴汤一介。

“我们共同生活了58年, 心中始终有一颗小小的火苗, 那就是忠诚。无论经过多少波折, 我始终无悔于我的三个选择。”

2021年1月, 乐黛云出版首部自传《九十年沧桑: 我的文学之路》, 将自己一生的真实经历、真情实感、真切体察用隽永的文字娓娓道来, 令人掩卷深思。是什么塑造了她始终坚韧的性格? 又是什么原因使她饱经沧桑却依然乐观?



1931年, 乐黛云出生在美丽的山城贵阳。她的父母都是新派人, 父亲是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英文系的旁听生, 母亲是女子师范艺术系的校花。他们家附近没有小学, 父母就自己教她念书。父亲教英语、算术, 母亲教语文和写字。母亲嫌当时的小学课本过于枯燥无味, 就挑一些浅显的文言文和好懂的散曲教她阅读和背诵。

父亲被聘为贵州大学英文系讲师后, 他们一家搬到了贵州大学所在地花溪。父亲买了一小片地, 就地取材, 依山傍水, 用青石和松木在高高的石基上修建了一座简易的房子, 走下七层台阶, 是一片宽阔的草地, 周围镶着

被山水浸润的性格

石板小路, 路和草地之间, 是一圈色彩鲜艳的蝴蝶花和落地梅。跨过草地, 是一道矮矮的石墙, 墙外是一片菜地, 然后是篱笆。篱笆外就是那条清澈的小溪了。草地的左边是一座未开发的、荒草与石头交错的小山。最好玩的是在篱笆与小山接界之处, 有一间木结构的小小的厕所, 厕所前面有一块光滑洁净的大白石。少年时的乐黛云常常坐在这块大白石上, 用上厕所作掩护, 读父母不愿意她读的《江湖奇侠传》和张恨水的言情小说。

在从贵阳疏散到花溪的贵阳女中, 乐黛云快乐地度过了初中时代。这所刚从城里迁来的学校集中了一批相当优秀的老师, 其中国文老师是从北方逃难南来的“下江人”, 名字叫朱桐仙。朱老师很少照本宣科, 总是在教完应学的知识之后给学生讲小说, 《德伯家的苔丝》《微贱的裘德》《还乡》《三剑客》《简爱》等等, 这些美丽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乐黛云, 她几乎每天都渴望着上国文课。在老师的熏陶下, 乐黛云深深地爱上了文学, 爱上了戏剧。

治学现代文学史

1948年, 乐黛云考入北京大学。在北大, 老师们博学高雅的非凡气度深深吸引着乐黛云。当时一年级设在宣武门城墙下的旧“国会”会址; 离沙滩校本部还挺远, 课程有沈从文先生教大一国文(兼写作), 废名先生教现代文学作品分析; 唐兰先生教说文解字;

齐良骥先生教西洋哲学概论, 还有化学实验和英文……她喜欢听这些课, 总是十分认真地读参考书和完成作业, 也喜欢步行半小时, 到沙滩校本部大实验室去做化学实验……

门风云变幻、富于活力和挑战性的学科。恩师王瑶先生劝告她, 不如去念古典文学, “现代史是非常困难的, 有些事还没有定论, 有些貌似定论, 却还没有经过历史的检验,” 王瑶先生说, “何不去学古典文学呢? 至少作者不会从坟墓里爬出来和你论争!” 乐黛云反问: “那么, 先生何以从驾轻就熟的中古文学研究转而治现代文学史呢?” 二人相视一笑, 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
从中国文化出发

1952年, 乐黛云和汤一介结婚了。公公是曾经在美国与陈寅恪、吴宓并称“哈佛三杰”的汤用彤先生。乐黛云回忆说, 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学者, 做什么学问都要有中国文化的根基, 是从汤老的教训开始的。汤用彤先生晚年患有脑溢血, 乐黛云帮他做了很多事情, 找书、听他口述, 然后笔录成书。有一次汤老先生在口述中提到《诗

经》中的一句诗: “谁生厉阶, 至今为梗。”乐黛云没有读过, 也不知道是哪几个字, 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汤老先生很惊讶, 连说, 《诗经》你都没通读过一遍吗? 连《诗经》中这两句常被引用的话都不知道, 还算是中文系毕业生吗?

这件事令乐黛云惭愧万分, 从此发奋背诵《诗经》。她说, “五四时期”向西方学习的人, 都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, 像吴宓、陈寅恪、汤老先生和后来的钱锺书、宗白华、朱光潜等, 他们都懂得怎样从中国文化出发, 应向西方索取什么, 而不是“跟着走”。

一切“听其自然”

和同时代的学者一样, 乐黛云也曾经历过一连串痛苦而惶惑的岁月, 她当过猪倌、伙夫、赶驴人、打砖手, 也学会了耕地、播种、收割。她曾赶着四只小猪满山遍野寻食, 日出而作, 日落而息。她喜欢这种与大自然十分贴近的一个人的孤寂, 也经常思前想后, 为自己策划着未来的生活, 以为最好是找一个地方隐居, 从事体力劳动, 自食其力。想来想去, 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帮了忙: 随遇而安, 自得其乐。她说: “我似乎想明白了, 倒也心安理得, 每天赶着小猪, 或引吭高歌, 长啸于山林, 或练英语, 背单词于田野。”由于乐黛云劳动得很不错, 还获

得了“打砖能手”“插稻先锋”等光荣称号, 回校后, 她被告知可以重返“神圣的讲坛”, 给留学生上课。上世纪80年代起, 她陆续发表和出版了《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》《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》等作品, 编译了《国外鲁迅研究论集》, 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, 开拓了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新的空间。

乐黛云说, “听其自然”是自己的格言。她没有刻意地想过要成立一个比较文学学科, 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讲, 慢慢地就形成了一个视角。“我觉得我做人也好、做事也好, 很重要的一条线索就是听其自然。”

>>>采访手记:

支撑人生的信念

舒晋瑜

常有人感到奇怪, “朝为座上客, 暮为阶下囚”的剧烈变化竟然没有引起乐黛云性格上的根本转变, 她从不颓废, 没想过自杀, 从未对未来完全失去信心。她说: “支撑我坚守的原因就是一直滋养我的、来自中西文化的生活原则和道德追求, 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随遇而安, ‘穷则独善其身, 达则兼济天下’的教导, 正是这些原则帮助我度过了那些困难于索解的迷惑而痛苦的年代。”

回顾起来, 乐黛云觉得自己的一生体现着五个字: “命、运、德、知、行”。第一个字是“命”, 你必须认命; 第二个是“运”, 这个“运”是动态的, 当运气很坏的时候, 你不要着急, 运气很好的时候, 你也不要觉得自己怎么了不起; 第三个字是“德”, 道德是任何时候都要“修”的, 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; 第四个字是“知”, 她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; 第五个字是“行”, 所有的一切, 最后要落实到行为上, “行”其实是一种选择。

“我很庆幸选择了北大, 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, 选择了文学研究作为我的终身事业。我最大的愿望是把美好的中国文学带到世界各地, 让各国人民都能欣赏到优美的中国文化, 进而了解中国。我努力做着, 虽然做得还不够好, 但我一直是这样做的。”乐黛云说。

愿作被遗忘的鸣锣者

荒唐岁月过去后, 1984到1989年间, 乐黛云夜以继日, 埋头读书写作, 争分夺秒, 想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。她在北京大学不断开设新课, 如比较文学原理、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、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东方和西方、中西比较诗学等。这些课程都是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开设。学生的欢迎促使她更好地准备, 大量增进着自己的系统知识积累。

博采古今的巨人。中国文化将通过他们在世界文化宝库中发出灿烂的永恒的光辉……在他们登上宏伟壮丽的历史舞台之前, 也许还需要一些人鸣锣开道, 打扫场地! 我愿作那很快会被抛在后面的启程时的小桥和小径, 我愿作那很快就会被遗忘的鸣锣者和打打扫人。”

乐黛云把自己的这两部学术著作看作“文化热”的一种结果。她认为, 要促成我国悠久文化的转型和发展新阶段, 首先要有不同于过去的新的观念。文化之所以“热”, 就“热”在争相酝酿新观念, 这就要求人们认真了解近年来世界发生了什么, 有哪些新的东西可供参考, 又如何为我所用。

此间, 乐黛云连续出版了两部专著: 《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》和《比较文学原理》。在《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》中, 她真诚地写道: “我寄厚望于年轻一代……他们可以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学者, 他们可以成为中外兼通、